

《罍粟海》

书籍信息

版次：1

页数：

字数：

印刷时间：2012年10月01日

开本：大32开

纸张：胶版纸

包装：平装

是否套装：否

国际标准书号ISBN：9787020089260

内容简介

“朱鹭号”——这艘即将远航，跨越印度洋的巨大帆船。它注定命运多舛，充满喧哗与骚动，因为它远渡重洋，即将发起邪恶的鸦片战争。这艘船的乘客可谓形形色色：有印度水手、偷渡客、苦力、以及被押运的犯人。在这样一个充满动乱和恐惧的殖民年代，命运把本地印度人和西方殖民者搅和到了一起：破产的王公尼尔，他温文尔雅，是当地最为亲英的贵族人士，却不幸被鸦片商人陷害而沦为囚徒；失贞的寡妇迪提，新婚之夜被丈夫的家人强奸，却在丈夫逝去后的火葬陪葬时被救，那个他有着黝黑大地般宽广而结实的怀抱，从此让她温暖；船上的大副扎卡尔，是个黑白混血儿，母亲是黑人奴隶，这让他身份可疑，时刻有遭到危险的可能；而他恋上的法国孤女，是田野调查学者、植物学家的后人，被暴发户收养，最终只能逃婚，以偷渡客身份登上朱鹭号。当所有人全都失去了家园的照拂，开始相互视为患难的兄弟，一个原本不能想象的家庭就此在颠簸的大洋上诞生，超越人与人之间的敌意、种族的差异以及隔膜的代沟。如同史诗般宏大的冒险小说，足迹遍及恒河岸边茂盛繁密的罌粟花田、波涛怒吼的莫测海洋以及广东人头攒动的后街小巷，但它更是一副芸芸众生的全景图，把每一个流落异乡者栩栩如生地缩写在这东方殖民地的风景画中。作者无愧为当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，他耐心缜密，如同蜘蛛结网般细细描摹各条人物线索，天衣无缝地将他们编织到同一条命运之轮上。爱情、阴谋、罪行、无知、贫穷、湮没的理想、无畏的勇气，人类的情感亦汹涌如同莫测的大洋。而作者以其人类学家的知识背景，真实而生动地还原了鸦片战争的大环境与小细节。《罌粟海》是一本经典的外国文学。

[显示全部信息](#)

作者简介

阿米塔夫·高希（Amitav Ghosh）出生于加尔各答，成长于印度、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等地。他从新德里大学毕业后，转而前往牛津大学研习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。他曾是田野工作者，也曾经任职记者，但最终他成为一个小说家，并且以其独有的人类学关怀、学者的丰富知识背景，以及细腻入微的描写，构成了当代印度英语文学重要的一部分。自一九八六年出版第一部小说《理性环》（The Circle of Reason）之后，阿米塔夫·高希笔耕不辍，出版了《阴影线》（The Shadow Lines）、《加尔各答染色体》（The Calcutta Chromosome）、《玻璃宫殿》（The Glass Palace）、《饿潮》（The Hungry Tide），以及“朱鹭号”三部曲中的《罌粟海》和《烟河》（River of Smoke）等著作，并先后获得包括法国美第奇文学奖、印度国内最负盛名的文学奖掌诃德耶学院奖以及英国阿瑟·克拉克科幻奖等奖项。其中，《罌粟海》更是入围二〇〇八年英国曼布克奖决

选名单，荣获二〇〇九年沃达丰字谜图书奖年度*小说，以及二〇〇九年印度广场金鹅毛笔*年度小说以及读者票选最受欢迎奖。

阿米塔夫·高希曾与二〇〇七年被印度总统授予印度最高荣誉“卓越贡献奖”（Padma Shri），还曾于二〇一〇年与著名作家玛格丽特·阿斯特伍德同获丹·大卫奖。

在线试读部分章节

这注定是不同寻常的一天，迪提看到海上开来一艘桅杆高高的轮船。她顿时觉得这奇景的一现是命运的召唤。就是在梦里，她也从未见过这样大的一艘船啊。住在离海岸线四百多英里远的比哈尔北部，她又上哪儿去见船呢？她住的村子深深地窝在内陆，海就像是遥远不见的冥界：圣水恒河就是跌进了那样暗黑的裂缝“黑水”中。那是冬季将尽的时候，说来也怪，那年的罌粟开花很迟：从贝那勒斯一路绵延开去，恒河就像漂在两块冰川中间，两岸都被白色的花朵密密麻麻地覆盖着。就好像喜马拉雅山上的雪都落到了这平原上，等着胡里节。和五颜六色的春天的降临。迪提的村子坐落在贝那勒斯东面差不多五十英里的加兹布尔镇郊外。迪提和村里的邻居都在为罌粟的晚熟而操心。那天，她早早就起了床，开始一天的劳作：给她的丈夫胡卡姆·辛准备好洗干净的腰布和克米兹，还有他中午要吃的烤饼和泡菜。等她把他的饭菜装好、包好，她就会抽空儿麻利地去趟神龛。等洗过澡、换好衣服，迪提会做一次正式的礼拜，摆上鲜花和供品；可这会儿，迪提还穿着晚上睡觉时的莎丽，所以她只是在神龛前稍稍停步，合掌屈膝，略表敬意。没过多久，就听到门外牛车轮子吱吱嘎嘎的声音，这车是来接胡卡姆·辛去工厂上班的，工厂就在离家三英里的加兹布尔镇上。虽然这没多远，但胡卡姆·辛是走不动的，因为他在英国军团里当兵的时候腿受过伤。这腿伤倒还不至于严重到要用拐杖，所以他可以自己走到车旁。迪提就在他身后跟着，拿着他的饭和水，等他爬上车后再把这布包交给他。赶牛车的叫卡鲁阿，是个大块头，可他没有下车帮这位乘客，而是小心翼翼地扭过脸去：他家都是皮革工，而胡卡姆·辛则属拉基普特高等种姓，胡卡姆认为，如果看到低等种姓的脸，那么这一天都会不走运。此刻，他爬上了牛车后面，这位前军人就脸朝后面坐着，布包放在大腿上，为的是不让它与赶车人的东西直接接触。车夫与乘客，他俩就这样坐着，一路吱吱嘎嘎地向加兹布尔走去——也会你一言我一语说上两句，但从不看对方一眼。迪提也一样小心地不让赶车人看到她的脸：她只有回到屋里，去叫醒六岁大的女儿卡布翠的时候，才会放下她的头巾。卡布翠还踌在床垫上，看到她一会儿撅嘴一会儿浅笑，迪提知道她肯定还在做梦：刚要叫醒她，迪提却停了下来，又退步端详起来。看她女儿睡梦中的脸庞，她依稀看到了自己的轮廓——饱满的嘴唇、圆润的鼻头、上扬的下巴——只是儿童的脸庞线条愈显清晰与明朗，自己的却似乎是越发地没了轮廓，变得不那么出众了。结婚已七年，迪提虽然总觉得自己还像个孩子，但厚黑的头发里已经跳出了几根白发。脸上的皮肤也因日晒而干燥变黑，嘴角和眼角上也漫漫裂出些皱纹来。然而，虽然她对自己普通的外表忧心忡忡，但有一点她却与众不同：一双浅灰色的眼睛，在那个国家的这片地区却是少有的一种外貌。正是她眼睛的这种颜色——或是说无色——才使她看上去既像个盲人，又像能望穿人心。这一双眼睛让年轻人很是不安，他们对她抱有偏见，又掺杂着些许迷信，所以总会时不时地奚落她，好像她

是个女巫。但迪提只消用眼睛望向他们，他们自会跑散开去。迪提对自己这种本领并没有感到一丝满足，但却心有欣喜，那是因为她的女儿，这是她的长相里女儿唯一没有继承下来的一点——她很高兴卡布翠有一双黑色的眼睛，漆黑得犹如她光亮的黑发。此刻，低头看着她女儿熟睡的脸庞，迪提笑了，决定不叫醒她。再过上个三四年，自家的女儿就要嫁人了；等她嫁到夫家，肯定有足够的时间让她干活的了；在她守闺待字的这几年里，还是让女儿好好歇着吧。满嘴的烤饼还没嚼上两口，迪提就走到屋外那块踩平的门槛处，这门槛一边是泥墙的房子，另一边就是外面的罌粟地。伴着刚升起的太阳，迪提欣慰地看到，有些罌粟花终于开出了几朵花瓣。在旁边的田地上，丈夫的弟弟查丹·辛已手持八齿耙子在干活。他用这工具上小小的齿儿在一些花荚上割出些痕迹——如果过了晚上有汁液殷殷流出，第二天他就会带着全家把地里的花荚都割开。这个时机的把握一定要很准确，因为这植物的生长周期里，只有很短的时候才有那无价的汁液流出来：不过就一两天，过了就没有了，若是错过了，这些花荚就像野花一样不值钱了。查丹·辛也看到了嫂子，而且他是个逢人便要寒暄的人。他年轻，呆头呆脑的，已经生了五个孩子，每次见到迪提总要提一下她家就一个独生女的事儿。他一边朝她喊道，还一边舔着工具上沾到的汁液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又是一个人下地？你这样还能干几年啊？得生个儿子，给你帮个手啦。你又不是不能生，是不是……迪提早就习惯了小叔子的这些胡言乱语，所以完全就当没听到，背过身去，腰里夹着一个大竹筐，走到自家的地里。一排排的花垅之间落满了白色的花瓣，她铲起一把把的白花瓣，扔进竹筐里。一两个星期前，她还会小心地侧身走在垄沟旁，生怕碰到了花，但是今天却是气鼓鼓地一路走过去，根本不理睬自己的衣服刮落那花荚上一簇簇的花瓣。等装满了一篮，她就会提回家去，倒在门外的灶旁，那里正是她做饭的地方。门槛这里被两株高大的芒果树遮挡着，树上已经开始窜出一些小芽儿，它们就要开出第一朵春天的花苞。幸好大树遮住了阳光，迪提蹲在炉子旁，昨晚的余烬还没熄灭，在灰里还能看到火光，所以她又往里塞了一捧柴禾。卡布翠醒了，趴在门旁露出小脸儿，她妈妈现在再没心情哄她了。气鼓鼓地问道：起这么晚？你在哪儿呢？你以为家里没活干啊？迪提吆喝她女儿把罌粟花瓣扫成一堆，她自己忙着把火撩旺，烧热炉火上的一个铁制塔瓦。等这锅热透了，她就把花瓣撒在上面，用捆好的石板瓦压平。花瓣烤成了黑色，开始粘在一起，过了一两分钟，它们看起来就像用小麦面做成的圆圆的烤饼，像是迪提给丈夫打包的午饭。这些罌粟花瓣烟叶的确叫“烤饼”，但它们的用途却名不副实：它们要卖给加兹布尔的萨德鸦片工厂，把它们敷在装鸦片的陶器罐内壁上。卡布翠这会儿已经捏出一些面团，而且真的搓出来几个像样的烤饼。迪提赶在火灭之前麻利地烧着，烧好的烤饼被放在一边，等着跟昨天的剩菜一起吃——一盘已经变了味的酱土豆，就是罌粟种子酱煮的土豆。这时她的思绪又回到了神龛：午餐礼拜的时间又快到了，该到河边去洗个澡了。迪提把罌粟子油抹到卡布翠和自己的头发上，然后在肩上又披了一件外衣，就带着女儿穿过地里向河边走去。

P3-6

[显示全部信息](#)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[更多资源请访问www.tushupdf.com](http://www.tushupdf.com)